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九

六至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

臣陸伯焜

侍讀

臣孫球覆勘

勝錄舉人 臣秦 栲

勝錄貢生 臣李憲喬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五月庚戌朔徽猷閣待制知温州趙思誠試
中書舍人 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
岳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以飛出師也集
英殿修撰仇愈知廬州 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言
閩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申備職邊吏欲遣老母將

妻子詣江外安頓宏願以身効死疆場詔宏宣力日久
今來所陳備見忠義朕推赤心待人並無疑問宜安職
守勿復有請宏起於諸盜會羅興叛去宏懼為朝廷所
疑故有是請焉

辛亥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乞存舊行宮以為便殿
許之建炎末上幸建康即以府治為行宮至是有旨撤
其材以營新府祉奏今行宮在子城之西偏側不正朝
廷若欲別造行宮謂宜當子城之中營建正殿令與宮

門相直其見存屋宇昨來營造費用朝廷錢物不少一
旦拆除前功盡廢殊為可惜故有是旨

御史中丞辛炳言竊見祖宗朝宰相執政員數稍多每
有所施設必都堂聚議參訂可否而行之故仁宗皇帝
時雖有西夏元昊之叛而宴然若無事者以韓琦范仲
淹輩同心協濟也臣得諸搢紳之間咸謂頃者駐蹕會
稽猶聞大臣每日會議至三至四自呂頤浩再相專權
自私會食外往往各於閣子押文字雖軍旅之事差除

之屬亦有不同相關決者顧同列間情猶不通况君臣之際乎陛下遭時多艱四方未靖一日二日萬幾盡以付之二三大臣間有橫議害政者不旋踵而遂去之政欲廟堂之上同寅協恭可否相濟以贊中興之業也願詔大臣上體宵旰之意每一號令之出一政事之施人材之進退賞罰之勸懲凡有涉於利害者必商確參訂審得其當然後言於陛下而行之盡復昔時會議故事以踵前古都兪之風僉論既諧宜無乖繆則鄭國之鮮

有敗事何足多尚茲事體大惟陛下留意壬子詔劄與三省樞密院川陝宣撫司奏敵自鳳翔退走詔劄與沿江諸帥神武諸軍仍出榜曉諭

癸丑左朝奉大夫范冲守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前一日執政進呈上諭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兩朝史錄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當重別刊定著唐鑑范祖禹有子名冲者已有名命可促來令兼史事勝非曰神宗史緣添入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蔡京蔡卞之手議論多

不公今蒙聖諭命官刪修足以昭彰二帝盛美天下幸甚先是參知政事趙鼎贊上尤力故以命冲鼎奏冲乃臣姻家雖冲召命在臣未到行在以前及今來除授並出聖意竊慮士大夫不能詳知謂臣援引親黨乞罷冲除命上不許會新除宗正卿蘓搆丐免乃復以搆直龍圖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

鼎奏在是月乙卯搆得祠在丁巳

起居舍

人王居正言伏見兩浙州縣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臘以前法禁尚寬而事魔之俗猶未至於甚熾方臘之後法

禁愈嚴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州縣之吏平居坐視一切不問則已間有貪功或畏事者稍蹤迹之則一方之地流血積屍至於廬舍積聚山林鷄犬之屬焚燒殺戮靡有孑遺自方臘之平至今十餘年間不幸而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仰惟仁聖在上視民如傷而民愚無知蹈禍至死竊意陛下所宜惻然動心而思欲究其所以然之說也臣聞事魔者每鄉或村有一二桀黠謂之魔頭盡錄其鄉村之人姓氏名字相與訂盟為事魔之

黨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黨之人皆出力以相賑卹益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臣以謂此先王導其民使相親相友相助之意而甘淡薄務節儉有古淳樸之風今民之師帥既不能以是為政乃為魔頭者竊取以瞽惑其黨使皆歸德於魔於是從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說民愚無知謂吾從魔之言事魔之道而食易足事易濟也故以魔頭之說為皆可信而爭趨歸之此所以法禁愈嚴而

愈不可勝禁臣愚伏望陛下念民迷之日久下哀矜之
詔書使人曉然知以謂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
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此自然之理非魔之力而
至於邪僻害教如不祭其先之類則事魔之罪也部責
監司郡縣責守令宣明詔旨許以自新又擇平昔言行
為鄉曲所信者家至而戶曉之其間有能至誠用心率
衆歸善優加激賞以勵其徒庶幾舊染之俗聞風丕變
子子孫孫咸被聖澤實一方生靈赤子之幸詔諸路帥

憲司措置毋得騷擾生事 是日邵武軍卒蕭吉等謀

縱火作亂為其徒黃嵩所告同巡檢保義郎管遺直捕

斬之後以嵩為保義郎遺直遷一官

嵩十二月
丙中補官

甲寅詔淮南帥臣兼營田使知通縣令銜內兼帶營田
二字州推判官縣簿尉勿並置省路分都監巡檢監押
監當等員時言者謂方今國家大勢以東南為重自江
以北皆吾屏蔽不可謂殘破之地遂忽之今淮南官吏
設員太冗供給之須必取於民侵漁騷擾為害不細兼

所在皆有戍兵別無捍禦自可令為屯田既未起稅百姓來歸正當勸督耕墾在守令加意而已於是大省冗官且令監司守臣條畫屯田利便限一月聞奏焉 詔

都進奏院依祖宗法隸給事中初大觀間有旨進奏官供報稽遲失錯並具情犯申牒提轄官相度輕重施行

二年建炎末又申明之四年十月二十日 其後吏部請誤報窠

闕等從本部徑送所屬紹興三年四月十八日 後省以為言乃復

舊制九月十七日 至是權吏部侍郎劉岑復請徑送所屬後

省執奏不行故有是命 是日江西制置使岳飛復郢州初飛既出師詔准西宣撫使劉光世發精兵萬餘人援之飛率統制官王萬等自鄂渚趨襄陽右僕射朱勝非許飛訖事建節且命戶部員外郎沈昭遠往總軍餉參知政事趙鼎請上親筆詔監司帥守餉飛軍無闕庶幾必濟飛將發命軍士毋得踐民禾稼皆秋毫不敢犯至郢州諭偽守荆超令降超不從有偽知長壽縣劉某者登城發言不順飛怒令軍士曰城即破必生致之城

陷超投崖而死復劉某磔之遂引兵攻襄陽軍聲大振

熊克小歷徐夢莘北盟會編稱命司農少卿沈昭遠總其糧餉皆承誤也昭遠此時實以郎總餉此月乙亥方

有旨復置司農太府二少卿克等不詳考耳

乙卯詔荆浙江湖通接邊報州軍並置撥舖每二十里

為一舖增遞卒至五人日增給食錢月一更替文書稽

違如傳送金字牌法抵罪提舉官常切點檢 翊衛大

夫忠州觀察使神武左副軍統制李橫為神武右軍選

鋒統領用都統制張俊請也

丙辰起復左朝奉郎秘書丞范同為尚書祠部員外郎
起復左中奉大夫直秘閣知揚州宗孝先左朝散大
夫直秘閣知靜江府劉彥適各貶秩二等先是上命檢
正官具宣諭五使檢察諸路事件最多去處虞濞時以
刑部員外郎權檢正言明橐在廣西削三十六事檢察
稽違詔令一百四十事平反刑獄二十五事孝先提點
本路刑獄彥適為轉運副使坐失按所部吏故責及焉
日歷此日不書彥適降官今以十月二十一日刑部檢舉狀增入
詔偽造三省樞密

院印者雖奏裁並依本法處斬更不原貸令所在榜諭
丁巳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暴宥禮言檢會知湖州汪
藻得旨編類元符庚辰至建炎已酉三十年事迹本所
見已開局自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纂修日歷竊恐
更不須在外別行編類乞下藻將搜訪到建炎以後文
字赴本所照使從之自天聖以後史官遷徙不常中經
渡江朝廷文書悉行委棄藻奉詔訪求甚備未及修纂
至是宥禮取而專之俄宥禮罷去後十餘歲日歷始克

成書首尾不全前後舛錯不可勝數矣 川陝宣撫司
王似等言川陝監司帥臣闕官或去替不遠乞從本司
一面選差主管職事訖奏應轉運司知通窠闕及簽判
知縣亦乞權許本司選官奏差庶幾事宜之際得人倚
辦詔如差待闕帥臣監司前期每闕具三兩名聽旨除
授即非次見闕不可待報許一面擬差訖奏其餘堂除
及安撫茶馬等司辟闕依已得旨一面選差元係逐路
運司窠闕即令轉運司依舊法施行自張浚召歸朝廷

以塞土久不得祿故條約之 中衛大夫濟州防禦使
孟涓知泗州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樊序知楚州主管
沿淮安撫司公事拱衛大夫岷州團練使許大同知漣
水軍先是知泗州徐宗誠既罷去而淮東宣撫使韓世
忠言楚泗漣水軍招信縣洪澤鎮五處皆係沿淮邊面
與齊地接界水陸四衝要害去處自來官屬皆未得人
所以前後斥堠不明探報誣罔大夫倚賴乃召直秘閣
知楚州楊揆閣門祇候知漣水軍丁禔還朝而命涓等

馬翊日遂以中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淮東宣撫司前軍
統領張順充淮東兵馬都監洪澤鎮把隘左武大夫溫
州團練使宣撫司選鋒第三副將兼水軍統領初立充
楚州兵馬鈐轄招信縣把隘皆用世忠奏也

日歷書此事但云樞

密院勘會而未云今欲差某人云云有旨並
特依所乞則是宣撫司奏也今修潤附入

既而金偽

入犯涓等率望風逃遁卒不能保其境焉 尚書考功

員外郎孔端朝言建立政事既有其實感悟人心必假
於言今陛下留神治道刻意恢復聽覽至勤奉養至約

行宮不逾牧守之居射殿止用茅茨之制聲色無所親
幸訐直每加優容臣叨備朝列耳目所接乃幸知此數
端則既有此美實矣而播告之言或未有以發之四方
萬里之遠何自而知哉臣愚無識謂宜用陸贄所言凡
制誥號令因事見辭以謙抑為先必自引咎收拾人心
且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求安思雪大恥圖復故疆
之意而侈大夸矜之詞無所雜於其間人非木石誰不
知感誠如是雖金人之疆猶將憚而屏迹彼盜賊叛逆

本皆吾民其有不歸命者乎疏奏詔下示内外制詞臣
戊午翰林學士綦寔禮試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
院陳與義中書舍人張綱皆上疏待罪詔令供職靖康
初端朝為太學正敵至而遁坐停官寔禮力為薦延召
對改秩遂除省郎至是首以詞臣失職為言蓋指寔禮
也議者薄之

此以紹興七年十二月
戊寅李誼劾疏修入

詔監司郡守常

切譏察賊吏犯法巡尉失職並仰劾奏如失覺察取旨
重行時禮部員外郎兼秘書省著作佐郎郭孝友言今

東南州縣無水旱之灾彊敵之禍而居無尺椽爨無盛
煙者賊吏害之盜賊擾之耳郡縣有賊吏乃煩朝廷遣
使以黜陟之是按察之官不稱職也鄉邑有盜賊乃煩
朝廷命將以招捉之是討捕之官不勝任也願陛下申
命有司禁貪墨於未發之前消姦宄於未形之際監司
郡守不覺察當免巡尉將校不斬捕以重論如此則賊
吏革心盜賊破膽民安而物阜矣故有是旨

庚申詔日歷所速行條具重修哲宗實錄事件聞奏時

已命官吏修兩朝史而言者以為祖宗以來法度具備海內又安自熙寧中王安石為相盡取而變更之當時有識之士如韓琦富弼曾公亮歐陽修司馬光呂公著范鎮等皆爭議於朝相繼黜逐及哲宗即位宣仁聖烈皇后垂簾嘗諭大臣曰先帝所立之法民間不以為便者徇至公改之又曰餘可守者不宜輕易廢改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皇帝宜知之然則元祐之政乃是順人情合公道復祖宗之舊成神宗之志也其後章

惇蔡京蔡卞之徒積怨造謗痛加誣詆指白為黑變是為非邪正善惡顛倒交錯馴致危亂在紹聖時則取王安石日錄用私書改修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焚毀時政記日歷以私意修定哲宗實錄其間所奏事端悉出一時姦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也然神宗實錄其間猶有朱墨元本他日尚可考訂是非至於哲宗朝事迹載在時政記日歷者皆為蔡京取旨焚毀滅跡紹興元年有進士黃縱者嘗繳進其父籍沒京家所藏之餘又皆殘

闕不全若非及此之時尚有故家善類父祖傳習之書
師友聞見之論使之刊正則雖今之搢紳習觀誣謗之
史猶有信以為然者况可使無惑於後世乎恭惟宣仁
聖烈皇后以三朝母儀之尊抱孫臨朝保佑之德豈容
異辭而蔡確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
羣邪協謀公肆謗毀忠臣義士疾首痛心莫之能救姦
人敗露公道乃明靖康中追貶蔡確其後竄逐蔡懋蓋
為此也陛下即位之初首下詔曰宣仁聖烈皇后有安

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蔑聖德著在國史以欺後世可
令國史院撫實刊修播告天下屬以車駕南幸圖籍散
亡史官廢闕未暇舉行近雖再降指揮令史官看詳重
修尚恐論者以謂朝廷方修武備指此為不急之務又
復悠悠則一代信史無期可成數年之後故家凋零耆
舊老死傳聞訛謬載記失真益難取信矣欲望睿慈特
降詔旨明示聖意選擇史官責以歲月先令刊修哲宗
實錄候成書然後取神宗實錄朱墨元本考證是非修

定施行從之 詔故簽書樞密院事王淵歿於王事更
特官其家二人淵之死也已用使相例官子孫八人又
以其子幼錄其女之夫修武郎焦潔為閣門祇候至是
其家有請不已上特予之潔陝西人父安節嘗為隴右

都護

潔除閣職在
四月甲辰

辛酉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本軍統兵官武功大夫貴
州刺史劉光弼乞陞差上謂輔臣曰光弼必光世之家
茲事未便恐光世疑也世忠與光世交惡不已至是世

忠自揚州入朝殿中侍御史常同言二臣蒙陛下厚恩
不思協心報國一旦有急其肯相援望分是非正典刑
以振紀綱上以章示二人它日帶御器械劉光烈召帶
御器械韓世良食世良峻拒之世忠見上因及其事上
曰世良等內諸司耳設有不和罷其一可也至如大將
國家利害所係漢賈復寇恂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
言分之即結友而去卿與光世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
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頓首請罪曰敢不奉詔他日

見光世當負荆以謝上以其語諭輔臣然二人卒不解於是光弼更領夔州路兵馬都監兼知黔州仍舊從軍

熊克小歷世忠乞差劉光弼充本軍統兵官蓋依日歷所書也日歷五月十四日癸亥樞密院劄子已降宣命改差下項人充逐路兵馬副都監依舊韓世忠下使喚候事寧日申收樞密院指揮前去之任數內劉光弼夔州路兵馬都監兼知黔州替王宗道成資滿闕與王勝呼延通等並命則是光弼元在世忠軍中也恐時政記微有差誤今略刪潤令不抵牾更須詳考也 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同

知大宗正事士儂自吉州率宗室還居紹興至是入對士儂言昨自陛下立極之初首論大臣誤國蒙恩寬貸

差知南外宗正事臣既離維揚不旋踵有渡江之役後來被旨召還又自虔洪度嶺首尾五年衰病日增乞罷宗正司職事除一在外宮觀詔不許士儂又言靖康末蒙太母密旨遣臣管押張邦昌齋圭寶詣南京其一行官吏並已推恩獨臣未霑恩霈乃詔其子秉義郎不議換文秩忠翊郎不抽換環衛官

壬戌詔李橫軍中文臣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趙去疾等十三員並發歸吏部內借官人依條施行

癸亥日歷所乞關內東門司取會禁中應出納更改事務先是內東門司取旨不許供報至是史館修撰蔡密禮復以為請乃許之上因言禁中有事皆遵守典故不

惟祖宗家法不敢輕議改更亦厭紛紛多事也

熊克小歷在甲

子今從日歷

殿中侍御史常同守起居郎新除起居郎胡

寅別與差遣時趙思誠新除中書舍人會徐俯去位朱勝非薦吏部尚書胡松年為執政同言松年乃王黼客宣和間劉光世復直龍圖閣松年在詞掖嘗醜詆之今

乃營求欲為執政可乎思誠挺之子挺之首陳繼述實

致國禍且與京黼同時執政今公道既開豈可使其子

尚當要路勝非不悅同坐是徙官思誠亦辭不至

朱勝非行

述云勝非為宰相每薦士而言路輒不容朝士問勝非曰胡不辯之勝非曰勝非聞人以為賢則用之言者論其否則退之初無容心也且言路久塞得人主聽言乃盛德事勝非若於榻前辯是非言未必不直然不知我者以為壅塞豈宰相事哉問者竦然按此所云與常同徙官事差不同今併附此更須詳之也既而復

以寅為直龍圖閣知永州

寅除命在八月甲午

尚書右司員外

郎表正功直秘閣知饒州以正功引疾有請也武功大

夫藍珪為內侍省押班 左朝散大夫直秘閣朱萬年
特遷一官以往來關師古軍前計議有勞也

甲子叅知政事孟度兼權樞密院事時密院全闕官用
故事而有是命 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
宗尹復資政殿大學士知溫州 閭門宣贊舍人添差
浙東兵馬都監劉綱充淮東兵馬鈐轄泗州駐劄 徽
州進士汪仲卿言有二子汝賢汝嘉習童子舉乞考試
詔賜錢五十千罷之

乙丑襄陽府免解進士謝製補正迪功郎製在李橫軍中累經借補至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有請也

丙寅尚書左司員外郎虞灑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吏部員外郎晏敦復試左司員外郎

丁卯利州觀察使新添差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翟琮知

壽春府琮以母老力辭不赴

熊克小歷載琮除壽春府於今年三月蓋誤

戊辰罷諸縣武尉見任人並不釐務聽成資罷

辛未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韓公裔幹辦皇城司

壬申三省條上裁省細務一百十一事歸之六曹應合
呈知文字令宰執廳輪日請筆民詞令都司簽貼始用
虞灑請也上諭朱勝非曰朝廷所以多事者以六曹不
任責每事取決耳自今宜專責長貳毋得循習苟且卿
等當進退人材修明法度助朕圖恢復之計繁文末節
非所以委付大臣者勝非頓首謝中興聖政臣留正等
曰大事關僕射者所
以著唐制之得體宰相不親小事者所以議蜀臣之失
職蓋執刀斧運斤鋸左右趨走者衆工之所服役而梓
人則不過司繩墨正大綱餘無所事焉且天官雖均列
六卿而以治典居六卿之冠明六卿分任庶務以逸夫

天官耳不然百官庶府條目如蠅雜然叢諸宰庭殆有不勝應者何以優游講究國家之大事耶太上皇帝高見遠覽清中書之務勵分職之官責六曹長貳無得苟簡而專以恢復大計屬宰臣可謂得任人之要矣傳曰揭表者振領綱舉而目張其斯之謂歟

癸酉詔修國史日歷所復以史館為名用修撰綦宓禮等請也宓禮等又言神宗皇帝實錄自有舊來朱墨本係元祐年所修已是成書其朱本係紹聖年因蔡卞起請重修將舊書所載多所增損務要附會一時紹述議論深詆元祐史官之非其間語言不無過當夫實然亦

有別行檢會引用照據以證墨本未盡去處并將二本
參照修定委是詳備欲乞從本館先據朱墨本看詳重
修如或尚有合行取會照對文字逐旋申明取索施行
哲宗皇帝實錄係崇寧以後蔡京提舉編修叙事之外
多是增飾語言變移是非殆非實錄之體成書之後其
當時時政記等應干文字又皆焚棄竊恐所載不無更
改隱漏失實即難以便據舊錄重行修定欲乞從本所
逐旋申明於諸路州軍及舊臣之家更行取索求訪當

時文字事跡按據叅照看詳重脩庶無牴牾從之起
居舍人王居正兼權中書舍人以張綱獨員故也

甲戌監察御史魏矼守殿中侍御史 國子監丞王普

上明堂典禮未正者十二事其二先薦牛後羊豕其三
尊壘之數具四升祠祭法酒於內法酒之上其六禮官
冕服舊自七旒已下凡三等今增為四等其七皇帝未
後詣齋室非三日齋之義請改用質明其八行事官致
齋勿給酒其九以侍中中書令等侍立侍閤門官其十

設席升煙奠冊勿以散吏其十一樂曲先製譜後撰詞
非是請倚詞製譜其十二皇帝還位當歌大呂以易黃
鍾皆從之其一請以玉爵易陶匏其五言三禮圖祭器
制度不合古請用政和新禮改造皆未克行也

按宋史
紹興四

年太常寺看詳國子監丞王普言明堂有未合禮者十
一事並從之其九設神位版及升煙奠冊不當委之散
吏其十十一皆論樂此本其九一條文義脫誤疑當併
入其十條內又其一其五兩條皆未克行亦與史異

詔神武右軍選精銳軍馬三千人戍虔州專一措置
虔吉一帶盜賊權聽江西帥司節制先是岳飛出師已

破賊首鍾十四等十餘寨至是其徒周十隆等出沒未
已遂命將官趙祥李昇以所部往討之 左從事郎樞

密院編修官田如鼇特改京官以斬南安賊劉洞天之

勞也

事見元年二月

乙亥權尚書戶部侍郎姚舜明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
州太平觀初都督府既罷舜明引疾乞奉祠遂不赴行
在詔舜明江上宣勞日久特除徽猷閣待制宮觀言者
論舜明諂事權臣至同僕隸去年韓世忠移屯鎮江舜

明盡刷江東一路財物以行上下怨憤刻薄苛擾無勞
可錄又權侍郎未及二年未應元降指揮望賜追寢以
重名器舜明由是改命中書舍人張綱當制改送刑房
行詞論者非之

改送刑房作責降人令遇大禮不得奏薦此言者論張綱章疏云耳

丙子命館職編集建隆至元符七朝制詔錄用秘書少

監劉大中請也其後不克成

此據會要

丁丑詔秉義郎子彥特轉武翼郎添差温州兵馬鈐轄
左中大夫集英殿修撰新知泉州令應特轉行左大中

大夫初令慮奉詔選宗室子至是復得子彥之子伯玖

年五歲上以其聰慧可愛命吳才人育之

聰明可愛日歷所書上語

云爾紹興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權太常少卿樓焯劄子吳才人位主管文字馮才申本位和州防禦使璩年八

歲云云伯玖即璩也

前二日上諭輔臣且言向日賜名瑗者亦令

慮求來可量與恩數朱勝非曰令慮見乞磨勘有司以

礙法方欲奏稟上曰凡宗室恩數當從優例况令慮又

有此功耶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於私第建閣以藏

所賜宸翰乞賜閣名詔名懋功已而翰林學士綦崇禮

言祖宗以來人臣之家不聞有以所藏御書賜閣名者始於蔡京宗觀間賜第城西遂起君臣慶會閣錫名揭榜以侈大之由是大臣貴倖之家更相援比以邀上賜無間內外兵火以來所存無幾今陛下乃於世忠復有此賜竊探聖志蓋以寵光世忠勉其立功之志以歆艷諸將非若前日誇諛之風未有過舉然方京都淪陷官省汙穢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所藏七朝典訓一時委棄而陛下乃自以所賜將臣御書聽其建閣且為製

名顯示天下臣恐有識之士得以竊議而未以為當也
在世忠之分則被遇聖主感激眷知親獲宸翰焜耀私
室寶藏崇奉唯恐不至實臣子之義顧陛下勿與焉斯
可矣欲望指揮特賜追寢今後臣寮不許有請仍著於
令以明陛下謙恭抑畏之德從之

密禮所奏在六月庚寅今併附此熊克小

歷云世忠乞賜閣名見朱勝非閑居錄按日歷有世忠
忠岳禮奏狀全文會要亦備載此事克不細考耳

戊寅持服人前直秘閣范寅敷卒

是月江南西路舒蘄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

飛引兵復襄陽府初偽齊將李成聞郢州失守乃棄襄陽去飛進軍據守遂復唐州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六月己卯朔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充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援舊例
乞行移所部帥臣監司用劄子許之左諫議大夫唐輝
言自來行移惟三省樞密院用劄子它司皆不敢用所
以尊朝廷也軍興以來領宣撫使者皆見任二府故用

劄子向因主兵官輒用此例已得旨總兵官行移輒用
劄子者徒二年伏見昨來孟庾為福建路宣撫使世忠
為副使是時以庾叅知政事故行移皆用劄子今世忠
非帶三省樞密院職事恐難用庾例乞付有司叅照條
例改正從之未幾復詔世忠於所部州縣聽用劄子

唐煇

乞改正在此月乙未許世忠行移州
縣用劄子在七月丁丑今聯書之

癸未詔集英殿修撰新知泉州趙令憲轉左大中大夫
指揮勿行上既遷令憲而中書舍人張綱言大中大夫

非侍從不得轉行今令應以庶官超轉侍從於法有礙
且自崇觀以來士風不競叨竊官寵往往不循資任遂
致紀綱大壞陛下慨然念治將欲大變其俗故前日冒
濫之人大者追奪小者審量中外有識之士方竊欣幸
以為自是復守祖宗之法今乃緣令應之故復違舊章
超遷官秩臣所未喻兼令應在宗室中庶聲不聞望賜
寢罷疏入詔以次官命詞行下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
人王居正言庶官之不可轉行大中大夫乃祖宗之法

萬世不可改易豈俟臣等反復論說而後知其不可若以一大中大夫為不足惜則宗室之為承宣使者不旋踵求為節度使陛下是時何以却之上以為然乃寢其命拱衛大夫同知觀察使胡愷大閹楊戩妻姪也靖康中已致仕至是大將有薦其筋力未衰者詔起舊官左諫議大夫唐輝言愷用戩恩澤補授數年之間共轉一十九官任後苑作製造御前生活所及主管御前事務盜取恩賞人所切齒今一繫名軍中便為掌兵官月

俸不下數百千誠可再任即童貫梁師成譚稹之徒其

親屬亦皆當任用矣豈所宜哉命遂格

日歷無憾落致仕之日止因輝

奏疏書之疏言黃緣請托以為筋力未
衷或是韓世忠所薦亦未可知當考

甲申饒州進士金覺言賈到秘要天文太一遁甲兵書

等未敢投進望付三省呼名容臣賈所有圖書謀策次

第條陳詔赴都堂審察

乙酉詔洪州鄉貢進士黃雲翼令引對雲翼豐城人初

名時起嘗舉進士不第後以入貲授官至是更名上書

故得召未幾殿中侍御史魏劭言其本富家子嘗殺人
亡命乃罷之雲翼猶上書不已劭力論其素行凶惡愚

弄朝廷詔押歸本貫

雲翼上殿指揮更不施行在六月甲辰押歸本貫在八月辛卯

丙戌詔今後樞密院邊防兵機等事令三省官通書檢
時議者以為侍從之臣以論思獻納為職固亦無所不
可言矧廟堂二三大臣為人主股肱耳目賴以圖維天
下之治豈容於事有不預聞者乎今日國家之急莫過
於邊事大臣任責亦莫先於邊事正須衆智協謀今宰

臣既已兼知右府矣欲望檢會康定故事應密院邊事
之大者詔叅知政事同議仍令書檢庶幾商確僉允動
無遺策舊制三省奏事畢樞密院別班再上自渡江後
三省密院皆同班進呈文字其密院邊防兵機等事並
機速房掌行如事體稍大三省密院官同議進呈退同
批旨奉行密院官押草檢并劄子至是宰相朱勝非叅
知政事孟庾並兼樞密院言者嘗謂當國者不知兵又
乞密院令叅知政事通知益以屬趙鼎也由是勝非忌

鼎益甚

言者論當國者不知兵據趙鼎事實云爾詳見九月鼎除川陝都督注按日歷此月乙酉唐燁

對丙戌魏矼對此事疑矼建請亦未可知當考熊克小歷載此事於五年六月庚戌蓋差一年是時孟庾沈興

求二叅並已權樞克實甚誤今從日歷

丁亥左朝散大夫夔州路轉運判官楊仲先為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用宣撫司奏也

己丑詔大理寺捕雄州人王友直治罪友直權場大僧也嘗上劉豫書乞招李成歸附有云陛下若得李成如漢得關侯唐得尉遲敬德又云劉光世非中興之將呂

顧浩非中興之相又乞令李成作江淮兩路制置使只

在淮南駐劄陛下津置糧道就兵取江浙其言多所指

斥莫州商人王孝謹嘗見其書至是友直在平江為孝

謹所告捕得刑之

日歷今年八月十三日庚寅大理寺劉子根勛得王友直招於劉豫上策

及有指斥言語乞據所招結案奉旨依不知如何行違也

壬辰詔川陝合赴省試舉人令宣撫司於置司州置試

院選差有出身清彊見任轉運使副或提點刑獄官充

監試於逐路見任京朝官內選有出身曾任館學或有

文學官充考試官務在依公精加考校杜絕請托不公之弊先是詔省試並就行在至是禮部侍郎兼侍講陳

與義奏川陝道遠恐舉人不能如期故復令類試焉

日歷

十二日庚寅陳與義已見進對十四日壬辰禮部狀勛會云云以此知為與義請也

入內東頭

供奉官鄭弼西頭供奉官盧祖道各追二官東頭供奉

官徐奕高品徐伸各追一官先是弼等與入內黃門李

廩並赴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私第會飲廩即座上及傷

弓兵事聞詔以廩屬吏弼等坐違制與主兵官交通抵

罪而奕仲與世忠連姻故末減之俄又轉弼為敦武郎

出監宣州商稅

弼差監稅在八月癸卯李廩七月戊午行遣

詔自今特添

差官並作不釐務其俸給僦從並減半

慶元隨勅申明

甲午詔明堂大禮所用逍遙子權住製造其祭器什物

令禮官講究其可減者先是御輦院乞造逍遙子工部

言約用金九十餘兩詔以銀塗金代之修內司又請雅

飾朝殿及週迴宮牆至便門左諫議大夫唐輝言禮有

隆殺在於因時陛下自南渡以來服用之物未嘗增飾

况親祠不出行宮門而內外皆丹雘此於欽祀何所補哉今疆敵蓄謀未已叛逆竊據中原日夜窺我邊陲而朝廷百司緣明堂大禮講求儀物大興土木之役廣求雕鏤文繡此皆有司之過邇來靈雨不止艱食可慮若縱為無益耗蠹金帛他時但貽陛下之憂望令有司照紹興元年體例可罷者罷之可減者減之務存其實庶為盡善時已罷雅飾朝殿宮牆故有是命

乙未給事中胡交修試尚書刑部侍郎中書舍人張綱

試給事中 殿中侍御史魏矸言竊惟陛下以靈雨未

解夙夜憂思允可以消弭災沴者無所不用其至而百姓愁嘆或傷和氣臣訪聞諸州縣催督夏稅并和買紬絹急於星火至有限五月數足百姓間關輸送乃倍所賦矧方遭此水患妻子號泣散佈田野忍以追科迫之哉二月內戶部申明諸路上供令七月終以前起發數足繼因臣僚論列已奉聖旨展一月今漕司州縣望風故促期限政苛刑酷遂使元元重罹其毒臣竊詳戶部

元申明之意本為大禮賞給然今府庫中豈無見存紬絹儻一切留為冬衣大禮之費俟過二事方得別支似無違礙昨來戶部初不曾分今年冬衣大禮及明年春衣所支各若干又不曾量度諸路道里遠近一緊限七月終起發盡足而監司守令各非其人吏緣為姦寢成大弊夫農天下之本也軍旅資糧官吏俸入悉出於此奈何坐視不卹使就困苦哉欲望特委大臣會計冬衣大禮所用忝酌諸路遠近量寬其限事責憲臣覺察州

縣騷擾并受納官吏之弊按劾以聞擇其尤者重坐之
敢有隱庇致臣僚論列並連坐庶使斯民仰懷陛下撫
存之意變愁歎為謳歌實弭災之道也詔專委諸路提
刑司檢察按劾以聞當議重寘典憲時戶部尚書黃叔
敖理財峻急故劾以為言諫官唐輝亦論政事失於下
則天變動於上望陛下勿以堯湯水旱為運數之不能
免勿以緇黃祈禳為足以消弭更詔大臣講求政事之
實無見於空言斯為盡善又前日之雨浙右民田所損

已多軍食所須正宜預講此殆非細事也詔劄與三省

樞密院

詔楊華特補修武郎閤門祇候添差臨安府

兵馬都監樞密院奏華已受知鼎州程昌寓招安故有

是命

五年六月十三日高輔乞改正狀稱程昌寓用本州添差統制彭筠權本路兵馬鈐轄進兵攻討黃

誠等是致楊華
畏懼出降當考

右朝奉郎直秘閣新通判長寧軍李

邦獻職名令川陝宣撫司審量追改胡交修之在後省

援建炎討論指揮有請故奪之 是日金星晝見經天

丙申新除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辭免恩命朱勝非

奏曰冲謂史館專修神宗哲宗史錄而其父祖禹當元祐中任諫官後坐章疏議論責死嶺表而神宗實錄又經祖禹之手今既重修則凡出京卞之意及其增添者不無刪改儻使冲預其事恐其黨未能厭服上曰以私意增添不知當否勝非曰皆非公論上曰然則刪之何害紛紛浮議不足卹也勝非曰冲不得不以此為辭今聖斷不移冲亦安敢有請上復愀然謂勝非等曰此事豈朕敢私頃歲昭慈聖獻皇后誕辰因置酒宮中從容

語及前朝事昭慈謂宣仁聖烈皇后誣謗雖嘗下詔辯明而史錄所載未經刪改朕每念及此惕然於懷朝夕欲降一詔書明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修史之本

意也勝非進曰聖諭及此天下幸甚

昭慈遺旨詳具建炎四年十二月已

卯

起居郎常同兼權中書舍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

房公事虞溥兼權給事中詔增置秘書郎著作郎各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宣和間有詔秘書省自監少外以十八員為額建炎間罷去近歲纔復六員禮部侍郎

陳與義言陛下留神治道急於人才收名未已而遠方之士方且麇至誠恐未足以待之今郡縣添差之官莫知其數一通判鈐轄之俸不啻養三四館職一監當掾尉之俸足以養一館職而有餘也若更以一州添差之費待天下之英才誠未為過乞詔執事議益增館職之員故有是旨

丁酉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席益復端明殿學士知潭州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折彥質知靜江府徽猷

閣待制新知靜江府程昌寓復知鼎州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鼎州楊可輔充湖南兵馬鈐轄潭州駐劄初荆南制置使王瓌自鄂回鼎奏已招到賊衆萬餘然賊累殺瓌所遣持黃榜使臣裴彥晁遇等且乞割州縣如

溪峒故事而行在未知也

王瓌奏招安萬餘人狀以七月朔降出今併附此

彥

質與瓌舊不叶請易鎮不許趙鼎嘗為彥質辟客至是改命之左從政郎充勅令所刪定官謝祖信左從事郎湖南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王銖並改合入官時二

人以薦得名對而祖信奏疏論名實之辨以為今國家之不競在於士大夫無激昂奮勵之志而以循謹自持為賢無捐軀致命之節而以全身遠害為智知無不為則見謂生事服勤州縣則取譏俗吏以至避言利之名而常賦經用寢以不理要解事之目而舊章故實多所廢格若此之類其名甚美其實無補伏望官人賞罰之際取其能濟時用有益於國者進之察其虛名無實欺衆要譽者退之則好惡彰風俗變而真賢實能出矣

元城人也

祖信已見
紹興元年

左承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林

季仲行秘書郎季仲為趙鼎所薦名對而有是命

戊戌詔神武軍神武副軍統制統領官並隸樞密院

熊克

小歷於此日始
書改軍名蓋誤

己亥左承事郎李公懋守秘書省正字用劉大中薦也

詔今後除授館職寺監丞博士御史臺檢法官主簿在
外監司帥司並命詞給告承務郎已上差遣給勅命惟
選人止用劄子先是建炎初有旨非侍從除拜並出勅

元年十月
丙午降旨

其後稍及貼職遙郡

二年六月辛巳

又及文武官六

品

四年四月辛丑

至是職事官自監察御史已上出告餘止出

劄子議者以為卑陋削弱殊失國體至如館職天下之
清選也而用幅紙除授反不若黃冠祝髮之流以綾紙
為度牒恐非所以獎士類尊朝廷事下吏部如所請而
計議編修官如舊法止出勅焉 進士石公孺特補右
迪功郎公孺以薦對而有是命已而言者論祖宗朝白
衣授官如蘓洵輩數十年間未有一人屬者以進士名

對錫官殆無虛月使果學識才行悉如蘓洵則可萬一
有如胡蒙薦李杞補官之命方下而所屬捕獲私醞乃
不敢治豈不傳笑四方哉衆口籍籍咸謂僥倖之門一
啟寔與異時八行之舉無異矣欲望特降指揮若進士
隱逸實有文武經世之才方許論薦其已收名則願朝
廷更加審察取其上焉者官使之次則錫以處士之名
下焉者量賜束帛庶使人安義命而入仕之門不至僥
倖實今日治道所當先也從之

日歷臣僚上言在此月
辛丑今併書之公孺初

見紹興三年七月

故承信郎田承寬妻王氏特封宜人承寬

本歸明寓居廣右王氏常遣家丁自備糧餉助官軍討賊破之提刑司上其事於朝故得封

庚子吏部員外郎呂聰問上故相呂大防所撰其祖公著神道碑且言臣猶記憶少時親見大防取索當時詔本日歷時政記以為案據撰成此文由是觀之先皇與予之志蓋已定於一年之前豈容中間更有異議其所以名臣祖輔嗣君欲更革之意亦皆出於神宗皇帝之

本心後來臣祖與司馬光乃是推原美意尊奉初詔即非輒詆先帝輕變舊章當時若使更俟年歲神宗皇帝當自更之豈待元祐臣竊聞聖詔欲改修二史所繫之大者無出於此或恐有補遺闕謹以投進乞俟御覽畢宣付三省史館錄白以為案底從之

辛丑詔祖宗正史實錄寶訓會要令史館各抄錄二本一進入一付秘書省以起居郎常同言渡江以來搜訪僅足今三館秘閣尚寄佛廬一旦守護不謹則累朝盛

典又復散落故也 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孟揆再責白

州別駕本州安置揆坐販私鹽議罪至是始貶

事祖在
去年八

月戊
申

起復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

密院事監修國史朱勝非言奉制書起復竊見明堂大
禮宰執例差五使臣身有衣制深慮不合陪侍親祠望
令有司討論典禮付臣遵守詔禮部太常寺同共討論
聞奏

壬寅作明堂行禮殿於教場調紹興府湖州卒二百為

增築之役 詔秉義郎王評前差秀州澈浦巡檢指揮
勿行先是評以內降得差遣左諫議大夫唐煇上疏引
康定元年詔及嘉祐中鎮海軍留後李璋內降指揮轉
官為諫官陳升之劾奏罰銅以為祖宗之制如是今一
巡檢不足道恐此風滋長自此攀援不已當不止於求
乞巡檢矣望賜追寢仍詔三省密院繼自今應干請內
降指揮許執奏不行庶為後來之戒上乃罷之 初置
史館校勘員以右迪功郎鄧名世為勅令所刪定官充

校勘 惠州牢城人呂頤許自便頤為南劔州同巡檢

坐殺苗傅之徒張政抵罪至是始釋之

事祖見建炎四年三月

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入內侍省押班李叔與在外宮觀以疾自請也

甲辰戶部尚書提舉權貨務都茶場黃叔教充徽猷閣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殿中侍御史魏矼論其闖茸老繆職業不修也矼言數易鹽鈔蔡京之亂政也自叔教在戶部財用畧不經意一有不足又變鈔法朝令

夕改失信尤甚遂使富商大賈陰伺國用將乏則不復入納惟幸變法以規厚利朝廷舉措反為所制而貲本無餘之人至有待次累年者怨嗟盈路所不忍聞此其罪一也鬻爵為官戶童貫之弊法叔教去年倡為博糴自承信迪功郎低價以售遽理官戶蔭及二代應兼并之家遂與公卿無異悉免科徭而貧民下戶乃苦差役破家敗產在在有之罪二也叔教性與小人合四司事務取決於胥魁毛漸吏緣為姦莫敢誰何凡出歷交綱

之屬非厚賂不行罪三也夏稅物帛非皆給大禮之用也叔教今春申明行下諸路令七月終悉至行在計江西道里兩月程方至若此者是五月當納足耳州縣望風急於星火民間買絹一匹至錢八千多至十千此在朝廷無毫髮之益而於百姓有邱山之害罪四也權貨務利源所在頃者監官張純納賂狼籍叔教公然容庇又縱其姪擇佳物而市之純既敗露朝廷委辟士大夫有才者使為監官叔教不之恤也豈士大夫中悉無幹才

以充是選哉罪五也廷尉者朝廷之獄天下之平也頃
叔敖姻黨張覲以贓污不法送寺根治俄干政府出之
三尺安在哉罪六也伏望早賜黜責以警失職之吏後
二日降叔敖為徽猷閣待制奉祠 右宣義郎直秘閣

張元亨乞知鬱林

州元亨初見建
炎三年二月

制曰爾僭偽之族久

冒寵榮乃敢請於朝為郡嶺外吾忍以遠方赤子餌汝
哉中秘清塗非爾所居其歸銓曹尚畀爾祿往圖自效
毋重悔尤可落職送吏部

元亨免喪近三年至此方乞
差遣當是因與朱勝非有連

故取陳
乞也

詔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中軍統制楊沂中
將逐軍近日強刺人數並給據令自便自今違犯統制
已下重行停降使臣行軍法立賞錢三百千許人告先
是行在諸軍多強刺平人為兵人有斬手指以自免者
左諫議大夫唐煇言輦轂之下人心必搖乃命軍効權
住招奴仍令樞密院給黃榜曉諭

乙巳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新江西兵馬鈐轄杜湛改
荆湖北路兵馬鈐轄依舊統制軍馬鼎州駐劄聽守臣

程昌寓節制 太常奏謚故資政殿學士王存曰莊定
丙午執政奏事上謂曰岳飛已復襄郢尼瑪哈聞之必
怒況今正是六月下旬便可講究防秋儻敵人尚敢南
來朕當親率諸軍迎敵使之無遺類即中原可復也若
復遠避為泛海計何以立國耶 權尚書吏部侍郎劉
岑改戶部侍郎岑乞依舊帶權字許之 左儒林郎建
州觀察判官黃或乞守本官致仕以所得陞朝恩贈其
父意一官吏部言事干風教望特依所乞從之 右儒

林郎新紹興府觀察判官楊真卿除名潮州編管真卿
建安人政和間以蜜煎遺梁師成得官累為本路漕屬
至是該討論乃妄稱因進伯祖億言靈州事宜補官都
省以為不合審量遂得調言者論之下大理鞠實而有
是命

是月江西制置使岳飛復隨州初飛令前軍統制張憲
引兵攻之月餘不能下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兼制置司
中軍統制牛皋請行乃裹三日糧往衆皆笑之糧未盡

而城拔生執偽知州王嵩送襄陽府磔於市飛之復襄
郢也選鋒軍統制董先頗有功先舉皆久在京西故飛
以為將 初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入辭上召對於
內殿祉奏今日之事當先定規模使沿江上下表裏之
勢相接祉至官遂與左承奉郎通判府事吳若右迪功
郎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克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
至是上之其說以為欲守東南則淮甸荊州皆不可失
朝廷宜亟圖之不可以遣使待報之故因循廢日以墮

其計今士氣未振難以議戰但當謹守封疆如沿江一帶自襄陽江陵武昌九江而下淮甸諸郡如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等處各屯軍馬西與四川形勢联接使上下有備表裏如一庶幾可以抗禦雖未剪去凶逆南北之勢成矣今駐蹕臨安僻在海隅諸將重兵皆屯江左相去遠矣以臣觀之必於沿江一帶措置而移蹕向前然後可以繫南北離散之心慰四海來蘓之望鼓作士氣以待天命其為說甚備克晉陵人有能詩聲社尤信用

之

呂祉所上疏不得其日按建康知府題名祉以去年十二月到官而疏中有屯軍襄陽及遣使待報之語

當是襄陽已復之後章誼未歸之前故叅酌且附此月末

是月熒惑犯南斗

此據趙姓

史之遺

是夏偽齊劉豫以偽成忠郎許清臣主管殿前司公事

使清臣毀景靈東西宮等

偽豫傳五年夏毀拆景靈東西宮云云偽阜昌五年即今

也年

金左副元帥宗維右監軍希尹自雲中之白水泊

右副元帥宗輔自燕山之望國崖左監軍昌自祁州之

麻田大嶺避暑宗維希尹尋入見金主右都監宗弼自

鳳翔還燕山府率宗輔往會之 遷西京樞密院於歸
化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七金人地名考證

尼瑪哈

原書作粘罕
誤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秋七月戊申朔曲赦虔州降其州雜犯死罪
囚釋徒已下以招盜之未平者 吏部尚書兼侍講胡
松年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徽猷閣待制知
臨安府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
已酉龍圖閣學士知鎮江府沈與求復為吏部尚書

庚戌尚書刑部侍郎胡交修兼侍讀左諫議大夫唐輝
試給事中兼侍講 端明殿學士新知潭州充荆湖南
路安撫使席益充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
樞密院言本路見討捕楊么王瓊已充制置使故有是
命仍促令之鎮 詔戶部侍郎兩員通治左右曹職事
以侍郎劉岑有請也元豐舊制尚書一員侍郎二員分
曹治事艱難以來止除長貳各一員通管本部事至是
並除兩侍郎故申審焉 是日建昌軍亂殺知軍事左

朝請郎劉滂建昌兵素驕邀取無藝滂以法裁之及是市肆聚博羣卒掠取不從遂毀撤其肆毆傷其人滂杖而責償之衆憤兵馬監押沈敦智以俸緡代償且以言激衆軍士修達饒青等相與作亂殺及其家通判軍事張棫判官趙不倚皆死賊遂脅寓居左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王義叔權軍事盡刺彊壯爲兵欲縱掠傍郡義叔諭止之乃嬰城自守滂東陽人嘗爲太常博士用近臣詹義汪藻李公彥薦守建昌軍及是遇害

熊克小
歷載建

昌亂在此月戊申朔蓋因汪藻撰劉滂墓誌所書也按日歷八月十六日癸巳侯慤奏沈敦智事云七月一日敦智向兵士危先道知通捉得你去定是斬了何自各人且逃避走閃至初三日修達鼓衆傷害知通又十月一日丙子張澄奏王叢叔事亦云七月三日晚諸軍變亂殺死前任知通初三日庚戌也故附於此日八月二十三日巳亥樞密院言建昌軍賊饒青等殺害知通與慤所云修達稍異今兩存之張致遠奏建昌城中被黥者萬五千當考

右朝議大夫知撫州孔傳聞變用樞密院計議

官李堯旗榜招之且乞兵於江西制置使胡世將以討

賊傳道輔孫也

辛亥徽猷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沈晦知鎮江府兼

兩浙西路安撫使晦過行在面奏藩帥之兵可用謂唐
中年平安史用朔方太原兩軍末年平黃巢用忠武大
同兩軍今沿江千餘里若今鎮江建康太平池鄂每處
各有兵一二萬用本郡財賦回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
以舟師守江陸軍守隘彼難自渡設渡五郡合擊敵雖
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而勢弱或
以偏師綴我大軍南犯則五郡尾襲而邀擊敵安敢遠
去頃歲敵敢越中山河間正以兵少若太原則不敢南

踰一步此制稍定三年後移軍江北糧餉器械悉皆自
隨所至便成全盛晦又言大將與帥臣各有所職若全
倚大將恐不能辦近年杜充總大兵在建康而帥臣陳
邦光不為措置及充迎敵而邦光被繫以至周望去而
湯東野逃郭仲荀去而李鄴降皆坐此也望撥零兵二
千付臣并令臣募敢戰之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之法
暮年後京口便成強藩况東晉常謂京口兵可用故北
府兵號為最精唐亦用宣潤弩手平淮甸時方以韓世

忠屯兵在府故其言不行 詔以湖南上供錢三萬緡
為安撫司諸軍大禮賞給之費長沙舊無屯兵自李綱
為宣撫使始將兵校二萬一千餘人戍其地轉運司言
無窠名應副故以上供錢助之

壬子殿中侍御史魏矼乞詔大臣採司馬光之議置總
計使以大臣領之詔三省措置後不行 賜神武右軍
都統制張俊錢十萬緡為除戎器之用仍以金錢度牒
中半給之先是俊請造長甲三千短甲五千馬甲五百

弓五千矢五十萬招即軍中打造通費四十餘萬緡至是未畢也

癸丑戶部侍郎劉岑等建陳臨安稅錢事輔臣言收稅恐增物價更當令斟酌的確利害上曰第令條具若斂不及民一切聽之 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樞密副都承旨楊應誠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集英殿修

撰李友聞提舉台州崇道觀

友聞李
儔之父

故門下省錄事

張思聰贈右宣教郎錄圍城中蠟書之勞也 是日水

賊楊欽攻鼎州杜木寨破之時折彥質自湖南報制置使王瓚以為賊不可招瓚乃遣兵踐其禾稼賊乘大水攻寨破之忠訓郎鼎州遊奕將許筌為所殺官軍死者

不可勝數賊愈增氣

許筌明年二月巳酉推恩

甲寅詔博糴授校尉人與免本身丁役許用蔭承節承信迪功郎理為官戶有田五頃者與免差科一次若五頃以上令用家人充役先是殿中侍御史魏矰屢言徭役不均貧民重困故有是旨左奉議郎湯鵬舉通判

紹興府鵬舉為宣諭官所薦召對不果用俄改知廣德

軍鵬舉改命在此月丙子

尚書駕部員外郎宇文師瑗主管台

州崇道觀從所請也師瑗嘗除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

言者論其年少資淺罷之上念虛中翌日詔賜虛中及

章誼孫近家錢各千緡

乙卯祠部員外郎范同言師克在和抵剛果豪健之

士以氣相高始由小嫌寢成大釁然古之賢將急公家

棄私讎捨怨忘憤終成令名者盖不乏人陛下拔用才

傑禮遇勲賢備極榮寵固將憑藉忠力掃除氛祲一清
寰宇恢復祖宗之業而道塗竊議以為將帥忌輯睦之
義記纖介之怨或享高位而忌嫉軋已或恃勲勞而排
抑新進審如是他日必有重貽聖慮者欲望明示至意
及其細微易於改圖使之視春秋諸卿以為戒追漢唐
名將而踵其跡豈惟社稷是賴而勲名寵位尤享始終
亦陛下保全之德也詔劄與諸將帥先是劉光世韓世
忠久不協而岳飛自列校拔起頗為世忠與張俊所忌

故同及之

丙辰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為
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錄仙人關之功也於是
本司統制官榮州防禦使知秦州吳璘陞定國軍承宣
使自楊政以下宣撫司皆用便宜指揮以次第賞翰林
學士綦崇禮當制有曰陸海神臯既失秦川之利銅梁
劔閣敢言蜀道之難御史中丞辛炳秦玠方擁重兵據
要害以屏翰四川乃云既失秦川之利又云敢言蜀道

之難不識何謂併乞改正毋使遠方大將重以為忌詔
學士院貼改遂改秦川為秦中既而密禮引咎乞黜責
詔赦罪

丁巳詔自今年為始令左右司歲考郎官功過治狀優
劣上省取旨賞罰復舊制也

戊午入內侍黃門李廙除名杖脊刺配瓊州牢城廙
飲於韓世忠家即坐上手刃傷弓匠關寶事下大理寺
殿中侍御史魏矸言內侍出入宮禁而狼戾發於盃酒

乃至如此其於防微杜漸豈得不過為之慮建炎三年嘗禁內侍不得關通主兵官及據朝政如違以軍法處之乞申嚴其制以謹履霜之戒故有是命 資政殿大學士知紹興府王絢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虞灃言新除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係親妹夫乞一閑慢差遣制勅庫言職事別無相干不合回避詔劄與灃照會 資政殿學士知衢州謝克家薨詔例外賜帛五百匹官給葬事

庚申詔自今課院全闕官其印記權令門下後省官寄收前是掌於胥史言者恐其漏泄也 神武右軍都統

制張俊言近於逐處置到產業除送納稅賦外其餘應干科配和預買之類州縣並不理為官戶與百姓一等均科伏望並賜蠲免詔俊係主兵大將特依奏中書舍人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粒米寸帛悉出民力陛下哀愍元元膏血罄盡於是以權宜之法俾士大夫及勲臣戚里之家一切不問其存亡及官品之高下遇有

科敷與編戶一等蓋欲寬民力均有無今俊逐處產業
必須浩瀚使其獨免科敷則當均在餘戶是使為俊代
輸也不惟民力已竭而又加重焉且人心謂何哉無方
今大將不止俊一人萬一皆援此例以求於陛下將何
以應之乎臣以謂今之二三大將富極貴足使其能體
國愛君克自祇畏則可以長保富貴傳之子孫世世不
絕何必斂百姓之怨恨致在廷之煩言而求分外之恩
快一時之欲蓋亦不思之甚也望命有司檢會見行官

戶科數及和預買等條法劄與俊詔令以次官書行舍人又言從俊之請則是陛下之德雖加於將帥而害及於編戶夫民譬則肌肉也將帥譬則肘臂也愛一身者四體均受其養若曰惜肘臂而剝肌肉以養之其可哉伏望斷以不疑收還所降指揮是乃所以安俊也乃詔

前降旨勿行仍劄俊照會

按此時後省乃張綱常同王居正三人未知此兩章何人

所上也

統領忠義軍馬陸全特轉兩官全本江西安

撫大使司統制官祁超部曲後從統領官武功郎宛寶

成吉州寶馭下嚴全懼誅與其衆叛去至是在韶州湖
南安撫司統制吳錫遣使招之全聽命其後江西制置
使胡世將論寶討賊罔功乃降寶為敷武郎付本路帥
司責令自効

宛寶降官在
八月戊寅

詔故威武大將軍宣州觀

察使曲端故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並追復舊官

日歷不云復何官會要云哲追
復武功大夫達州刺史恐誤

後悉還端所得恩謚曰

莊愍制畧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申還舊秩
加賁美名哲之制曰屬權臣之用事敢專殺以肆威其

還橫列之名仍假廉車之重先是言者數論張浚殺端
哲為非是故皆復之已而哲子承節郎洪訟於朝乃錫

哲同州觀察使告身焉

趙哲換給告身
在八月戊戌

辛酉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所編建炎中興詔
旨三十七冊詔送史館

壬戌翰林學士兼侍讀史館修撰綦崇禮充寶文閣學
士知紹興府宥禮屢為御史中丞辛炳所攻乃引疾而
有是命直秘閣新知泰州王圭為江南西路提點刑

獄公事專切制置虔汀漳州賊盜 左朝奉大夫林杞
知池州杞初坐殺張政故遠竄至是復用 右奉直大
夫致仕邵伯溫卒於犍為縣年七十八伯溫有聞見錄
辨誣等書皆行於世

甲子保義郎蓋諫為閣門祇候以在海州手殺金將王
企中之勞特錄之也 江西安復等州制置使岳飛復
鄧州時李成既遁去與金偽合兵屯鄧州之西北飛遣
統制官王貴出光化張憲出橫林前二日至城下賊兵

來戰統制官董先出竒要擊大敗之賊將高仲入城據
守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飛移屯德安府 是日資政

殿大學士宇文虛中自雲中始之金國時宣撫處置司

所遣使臣楊安

初見建炎四年十一月

再至雲中府虛中遣以礮

書經文并跋語大畧言石頭雙林雖未出世氣象已咄

咄逼人又言當堅忍其心有進無退衆魔將降吾道自

勝又言若見尊宿併可告此蓋言達實林牙勢浸盛欲

張浚以其言白上也後數月安始至閩州

宣撫處置使司劄子使司

昨於建炎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差使臣楊安賣文字前去偽地河東雲中府以來尋宇文相公投下今據本人回司供析稱當年十一月初三日到雲中府尋見吳先生名鼎係西京人充宇文相公門下幹當安遂具說差來因依本人指引前去南驛見相公將所賣文字下了不敢說話至初五日却得禁書二張盤纏金三兩亦不敢說話便回至汾州為無文引收捉了安下院禁勘半年得脫後來蒙嵐州給到公據至今年六月內却到雲中府再見相公具說因依安覆今秋須回去又蒙相公分付經一卷詩一首又說國相要我入國恐去你回去時千萬將所賣文字先呈宣撫司乞令人將往本宅傳語相公已次并大機宜小機宜且照管宅裏安今年七月十七日離雲中府親見相公入國去安迺還回司今月十四日到閬州赴使司出頭使司今將使臣楊安賣到禁書二張經一卷詩一首封作一匣專人賣擎前去請照會親自開拆辨認前件文字是與不是奉使樞密

相公親書如委是詣實即具保明文狀供申守待投進施行仍却將前件文字如法封角如匣分付差去人賣擊前來右劄送知潼川府兼使司參議宇文徽猷依此疾速施行仍不下司紹興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印押按張滙節要稱色呼美門下被擄人吳才鼎為立名曰思謀疑楊安所稱吳鼎即是此人當考

丙寅詔江東安撫司許招水軍千五百人仍賜錢三萬緡為造舟之費先是言者慮賊兵侵犯江淮詔沿江諸帥嚴加備禦故帥臣呂祉有請焉 武功大夫文州刺史入內侍省押班陳永錫兼主管往來國信所 是日神武右軍統領官趙詳等引兵入建昌軍執叛兵誅

之先是朝廷命詳自虔州進兵而江西制置使胡世將亦遣左朝請大夫本司參議官侯慤中軍統領官邱贊與之會前一日慤等至城下權軍事左中大夫王義叔遣叛兵劉淨等就招翌日軍士脅從者六百餘人解甲出城其首謀猶不出慤等縱兵入城賊敗走追殺五百餘人時降者尚懷反側慤盡誅之既而義叔待罪於朝士民言其有撫定之勞乃詔放罪慤又劾兵馬監押從義郎沈敦智之罪遂罷之仍賜世將詔書獎諭於是叛

兵所掠金帛子女多為憇所取而去憇懋兄也

戊辰詔御史中丞辛炳稱疾既久亦屢抗章顧栢臺非
養痾之地可遂其請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先是樞
府全闕官炳欲遷乃數論胡松年慕宓禮之失据撫細
故毫髮必聞未幾炳疾踰月松年執政而宓禮補外會
炳疾小愈未能造朝乞不妨本職先赴本臺治事許之

議者紛然謂從官治事而不赴朝參為不恭中司如此

何以掌朝議語聞故有是命

此以朱勝非閑居錄參修炳乞先赴本臺管幹職事

在十七日甲子蓋未罷前四日也

初江西制置使岳飛之入覲也以奏

州軍事判官朱夢說偕行夢說宣和間以布衣上書切

直故飛辟之夢說嘗遺炳書言時尚禽色之荒多無用

之物二聖播遷未還中原陷沒未復上無賢相朝乏賢

臣因責其不諫炳攜書以奏飛乃厚贖夢說而謝遣之

此據中興姓氏錄附入夢說已見建炎元年二月姓氏錄又云炳攜書以奏上不喜諭飛罷之趙姓之遺史云

炳亦請外補除知漳州按飛入朝在今春去此已久又炳亦久病恐非緣此求去也日歷今年八月二十七日

甲辰韓世忠狀泰州軍事判官朱夢說體究到知承州劉唐不法則夢說還任必在春夏之間今且附此更求

他書
參考

吏部尚書沈與求兼侍讀

已已執政進呈內降公事上諭曰近民間又造飛語多
及內侍此曹何足惜恐因而生變不可不止絕之朱勝
非曰恐軍中亦有幸變者更乞諭張俊楊沂中使之譏
察然內侍輩亦望約束令省事上曰何嘗假借此曹無
已戒俊與沂中但令臨安府略加根治可也趙鼎進曰
民言可畏亦不可不採聽願陛下思所以致此言之由
上嘉納之 詔戶部措置錢物二百萬緡增數和糴舊

例朝廷歲降本錢三百六十萬緡約糴米九十萬石至是中書請增糴馬 右朝請大夫新知筠州白黃中追三官放罷黃中時中從弟也以時中任入官嘗為陳州士曹都水監丞至是乞審量而言者論其始者專用濫賞循九資而九年之內又轉十官僥濫太甚豈可當民社之寄故有是命

庚午命宰執按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帶到軍馬光世時自池州入朝見上言今軍中錢糧既已不乏器甲

又漸足備臣官職超踰衆人所願竭力報國它日史官紀中興名將帥書臣功功第一上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光世懍然受命而去 降授和州團練使辛企宗乞討建昌軍賊上諭大臣曰聞企宗在建昌僅以身免乃使人來經營差委討賊頃嘗遣往福建平范汝為怯懦無謀養成寇正如王璣在湖南玩寇日久卒無成功而企宗又在璣之下惟務交結本無寸長可用也朱勝非曰陛下洞察諸將才否不勝幸甚

辛未殿中侍御史魏矼守侍御史尚書吏部員外郎趙
需行右司諫監察御史張致遠為殿中侍御史時致遠
在道未至也於是矼首論自治之策且言諸軍比日以
來或造言惑衆强行捉募或劫掠財物或殺傷農民朝
廷雖付之有司而未能究治自古善用將者必宰輔因
其事機而御之有術臺諫因其闕失而言之當理是以
國能御將將能使兵今宜訓飭諸將謹身率下使士皆
心悅誠服安靖不擾仍委宰輔以馭將之方責臺諫以

敢言之義庶幾上下交儆紀綱克振矣 大理寺丞韓

仲通請武臣之有戰功者陞朝之後帶勳階以示旌別

吏部立法仲通龔縣人也

明年二月
丁酉立法

高麗羅州島人

光金與其徒十餘人泛海詣泉州風折其檣泊秦楚州

境上詔付沿海制置使郭仲荀養贍伺便舟還之

據光
金所

供以四月三日自毛羅島起舟當日遇風至
二十八日吹到淮南地分今附降旨之日

是日龍

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給事中孫近使金國還入
見初誼等至雲中與左副元帥宗維右監軍希尹論事

不少屈

熊克小歷云誼至金庭與其左右副元帥尼瑪哈烏舍論事不屈按此時烏舍方為右副元帥

諤爾昆為右監軍克小誤也

金人諭令亟還誼等曰萬里叩命無迎

兩宮必須得請乃令金吾衛上將軍蕭慶受書初誼等

之行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

未定而宗維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

王繪紹興甲寅

通和錄接伴李聿興問淮南已交與大齊後來江南擅自占據魏良臣等答云前此丞相惠書止云淮南不得屯駐兵馬繪所云丞相即尼瑪哈今撮取附見蓋欲畫疆以益劉豫也誼等還

至睢陽為豫所留以計得免上嘉勞久之

壬申中侍大夫華州觀察使荆南鎮撫使解潛特遷協忠大夫以川陝宣撫司言其討賊之勞也既而潛奏統

領官胡勉績効復進勉二官

事祖在今年二月乙酉勉九月丁巳轉官

癸酉初命大理寺丞評判定見行斷例時議者乞明詔有司應小大之獄既得其情一斷以法無使一時之例復預其間如其斷刑舊例法家所援有不可去者乞條具申上付之所司立為永法布示中外使知所遵守庶幾刑罰平允人無冤濫刑部勘當自國朝以來斷例渡

江以來皆已散失今所引用多是自建炎以來近例若
建炎以前皆出官吏省記間亦引用至於進擬案用例
或罪輕而引用重例或罪重而引用輕例或有例而不
引無例而彊引即無檢察斷臯指揮欲乞將本部并大
理寺見行斷例并臣僚繳進元符斷例裛集為一行下
大理寺委自丞評判定若特旨斷例即別為一書候成
書申送刑部者詳駁正其不在新書者不得引用如引
用失當許本部檢察斷罪上之朝廷乞頒降施行故有

是旨 詔撫州建昌軍依舊隸江西路南康軍依舊隸
江東路先是置沿江三大帥因移易其屬郡至是建昌
軍亂朝廷及江西帥司皆已遣兵討捕而江東帥司獨
未知故兩歸之 是日淮西宣撫司統制官酈瓊以所
部至襄陽府初岳飛之出師也上命光世遣兵五千為
之援及是始至焉 此據岳飛九月
十一日所奏

甲戌皇叔洺州防禦使士從為涇州觀察使士從前知
西外宗正事以例遷也

乙亥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試刑部尚書給事中孫近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起居舍人王居正試中書舍人 執政進呈趙詳已平建昌叛兵上曰官軍既入城寧免玉石俱焚趙鼎進曰未必敢肆殺戮恐須劫掠耳上愀然不悅曰斯民無辜遽遭此禍其令有司優卹之既而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國家艱難以來福建殺漕臣建康抗秀之守臣皆為其下所囚率歸罪於有司以為失於撫循臣聞建昌兵悍劉滂稍裁以

法茲守臣之職乃并其家皆碎於賊此而不懲失刑甚矣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寃乃贈滂左朝請大夫通判軍事張棫亦贈三官各官其家三人軍事判官趙不倚亦贈三官官一子云 尚書都官員外郎魏良臣移吏部祠部員外郎范同移考功 左文林郎平江軍節度推官趙雋之改京官以同知大宗正事士儂言其在建炎間有勤王之請也

事見建炎三年三月

丙子左朝散郎邵彪知秦州

丁丑左朝請大夫提舉廣南西路買馬李預貶秩二等
時預始市戰馬五百至行在類皆低弱故責之 武功
大夫神武後軍幹辦官張旦為左武大夫唐鄧郢州襄
陽府安撫使知襄陽府親衛大夫安州觀察使神武後
軍中部統領牛臯為安撫副使武義大夫榮州團練使
李道充四川都統制承信郎神武後軍準備差遣周識
為右承奉郎知郢州承信郎神武後軍準備差遣孫革
為右承務郎簽書襄陽府判官廳公事皆用江西荆南

等州制置使岳飛奏也 初偽齊劉豫聞岳飛復襄陽遣使乞師於金主晟以求入寇金主以方遣韓肖胄章誼來聘未可起兵偽奉議郎羅誘上南征議於豫曰皇天厭亂所以開聖人陛下據全齊之地豪傑之士雲屯霧集而趙氏兵窮力促國勢顛隳此天亡之秋所以假手於陛下隱忍不發者毋乃惑於四議乎臣請為陛下決之其一曰宜以卑辭通舊主告以大金敦迫不得已之意陰結猛援速求剪伐成即為君敗即不失為忠臣

陛下獨不畏張邦昌之既乎北面奉符璽退而復辟猶且為虀粉况又有甚焉者哉此可決者一也其二曰彼有強敵難塞之賂加以冗兵坐食之費俟其凶荒兵老財匱然後可擊此又不然今宋之所保不下百郡西有三川之饒南有二廣之富增摘山之算倍煮海之利其賂大金者不過歲時聘問講禮之幣而已若不乘其弊而擊待其羽翮之成提兵北向則我齊一敗塗地此可決者二也其三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得民心也

若竅而從軍定失民望夫趙氏奄有神器已二百年其於生靈德至渥也一旦猶且忘之况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望故主之來所賴大金威惠固無異心使彼和間稍行將不我援則豪傑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此可決者三也其四曰陛下臨戎國事孰委而元子亦不宜輕動臣謂陛下一傳之後大臣皆宋之舊臣誰肯竭力以輔少主宜遣元子親行成此戡定之功以結民心以服大臣庶幾齊祚得永此可決者四也

四議既決而臣復有六擊之便今備陳之且兩淮膏腴
千里表護江浙而不可失者也金陵重地得人守之則
窮年皓首而不可拔彼退保吳越略無意乎此天所以
遺陛下若遣兵先據兩淮振威滌泗搖蕩江浙乘隙進
拔金陵縱不能全圖則山東為內地矣此地利失其守
可擊者一也且國步多艱必資賢相趙氏自播遷之後
所與謀事者不過六七輩呂頤浩橫議狂直失大臣風
無有私門之僻常為利所移朱勝非雖老臣然守法具

位怯於圖大事秦檜智小而謀大翟汝文才有餘而量不足趙鼎雖大器然孤立在外進不容於朝至於范宗尹口尚乳臭言不顧行又無足道者是數子者皆闖茸士非宰相才也况復互為朋黨此入彼出視相府如傳舍一旦倉卒其君惇惇於上百官泛泛於下無有任其責者此宰相非其人可擊者二也且國家危亂注意在將彼所使用者第皆庸瑣劉光世雖持重而偏裨不良韓世忠有京西北上之役不可以言勇

世忠嘗敗於永安又潰於沔陽至

於張俊尸祿素餐坐與卒伍爭利徒能費太倉米是三子者曾無毫髮功而又挾不賞之疑懷藏弓之忌驕侈淫泆權勢相尚結怨連隙未始少和此將驕而不和可擊者三也彼自敗績之後士卒殆盡不過降烏合之衆收飢悴之夫驕縱不治間有邊事覬賞而後行此兵縱而不戢可擊者四也太子天下之本彼既無宗室又失儲位設有軍事孰與為謀此主孤而內危可擊者五也夫用兵之道財用為先彼自拏兵以來藏無信宿之錢

倉無間日之米兩浙之間賦歛橫出官吏生姦民人怨
望諸軍僥求之心猶且不已稍有警急不亡何待此民
窮而財匱可擊者六也且我無四議之惑彼有六擊之
便是乃萬全之師取天下如反掌臣謹上議豫覽之大
悅賜誘帛百匹乘傳赴闕以誘為行軍謀主

此據偽齊
錄附見叛

臣之策本不宜書書之以見誘所謂四
可決者皆劉豫所忌朝廷所當知也

是月豫調登萊沂密海五郡軍民之兵且二萬人屯密
之膠西縣集民間之舟大小五百裝為戰艦以其偽閣

門宣贊舍人知密州劉某充都統領叛將徐文為前軍

聲言欲襲定海縣

此據日歷今年十月五日
軍賊在寧等案款附入

偽皇子尚

書右丞相梁國公麟與右丞相張昂同上書乞科民間
錢據已耕種熟地頃畝為率每畝出二百五十文在坊
郭者以五釐營運免行等錢比附均敷豫從其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八金人地名考證

達實

原書作大石
誤改見卷一

色呼美

原書作撒母
誤改見卷一

尼瑪哈

原書作黏罕
誤改見卷一

烏舍

原書作悟室
誤改見卷一

諤爾昆

原書作窩里盟
誤改見卷九

--	--	--	--	--	--	--	--